

十 年 心 不 负

然澈

作品

“我问你是不是喜欢我？”
高冷校草突遭表白，
满心欢喜却遇男神撞墙脚。

“和他聊不明白，就不要回来了！”
——威胁？不，
是南少爷温柔的醋意。

你是我的好运气，
是我未曾奢望过的
奇迹。



傅一 | 二货小糊涂 ⊗ 南烛 | 自恋傲娇少爷

她死缠烂打求联盟，他却嫌她丑又笨。
不料一朝失手，命犯桃花，
少爷家宠变仁，蠢萌，萌兔，笨傅一！

年度最受欢迎连载

继《终于等到遇见你》后·然澈 甜蜜宠文 再度来袭

完美热恋范本
只甜蜜不虐狗

十南心 不負

然澈
(作品)

你是我的好运气，
是我未曾奢望过的
奇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心不负 / 然澈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790-3

I. ①南… II. ①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2023号

书 名 南心不负

作 者 然 澈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刘 蓓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790-3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斗嘴 / 001
第二章	毒舌 / 017
第三章	试探 / 034
第四章	醋意 / 060
第五章	暗示 / 079
第六章	初甜 / 101
第七章	失落 / 126
第八章	心疼 / 150



- | 第 九 章 | 微甜 / 175
- | 第 十 章 | 清甜 / 200
- | 第 十 一 章 | 宠爱 / 229
- | 第 十 二 章 | 宠溺 / 254
- | 番 外 | 小剧场 1-3 / 271
- | 饭后甜点① | 草莓拿破伦酥 / 278
- | 饭后甜点② | 蜜桃慕斯乳酪蛋糕 / 280

第一章 斗嘴



南烛：

你到底想干什么？！



傅一：

想跟你变亲近啊！



南烛：

你妈跟我哥结婚是他们的事，
你跟我亲近个屁！



傅一：

这么说就不对了，你那天不是说
对我这个小侄女挺满意的？



南烛：

我那是瞎了眼，竟然调戏你！



傅一：

真是不好意思，你调戏扛不住我
当真啊！

01

“姓名？”

“傅一……”

“年级？”

“大三。”

“专业？”

“老师我——”我刚从凳子上弹起来就被老师一个眼神给按了下去，“专业？”

“……11级数学系。”

“刚才考试为什么作弊？”

“我没有——”

“没有？没有你干吗把纸条吃下去？”

我低下头，垮了肩，愣是憋不出来一个字。

恰好窗外上课铃响了，老师记录完毕，他凉凉地瞥了我一眼：“处理结果我还要考虑，你先回教室。”

我咬紧唇，站起身，灰头土脸地走出训导主任办公室。

“怎么样？怎么样傅一？”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迎面就看到一脸关心的同桌齐美丽。

我摇摇头，语气十分苦逼：“老严让我等处理……”

“等什么呀？”齐美丽立刻就炸了，“无凭无据凭什么说你是作弊？”

我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他说证据在这里……”

齐美丽噎住。

考场上我勇吞纸条的生猛场面不少人都看到了，齐美丽自然也不例外，她目瞪口呆地将视线往下移，看了看我的肚子：“不是，我说，你，你纸条上写的什么呀？”

“情书。”

齐美丽脚下一趔趄，险些摔个嘴啃地。

我无语地伸手扶住她：“不是我给别人写的情书，是我替别人写的情书。”

刚进教室坐好，始作俑者发来了短信——

“写完了吗？”

写你个头！我正在气头上，忍不住抓起手机义愤填膺地摁：“喵的老娘替你写情书被老师抓住！”

“哈哈！”南烛的短信回得够快，也够丧尽天良，“一直知道你蠢，不知道蠢到这地步。”

我蠢？我一看这话气得都要笑了：“你不蠢你找我帮你写情书？”

南烛这回好久没回复。

隔了一阵，他发过来八个字：“是有求于我，傅一。”

我盯着手机，盯着那句“有求于我”，整个人像是一只被针扎了的气球，一腔怒气顿时变成了无力……

02

是我有求于他，南烛说得很对。

我和南烛是在一周之前认识的。

认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南烛他哥，或者说……因为我妈。

我妈叫杜明华，是齐鲁国际的人事部经理，南烛他哥叫南阳，

004 是齐鲁国际亚太区的新晋执行总裁，他们准备结婚。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吃饭，我妈难得来学校看我一次，一身OL装扮的她妆容是精致的，神情是冷漠的：“我和南阳十天后会去领证，今天通知你一声。”

提前十天的通知。

说完这句我妈给我扔下了一张银行卡，然后扬长而去。C大的第一餐厅人来人往，我低着头，看着眼前渐渐放凉的食物，没动，也没再吃。

当晚上网搜索，查到了南阳的信息，资料上写：南阳，留澳归来的钻石级商界新贵，恋爱状态：单身。

财经杂志封面上的南阳戴了一副无框的金丝眼镜，整个人英俊又有魅力，我盯着那张脸直勾勾地看，越看越想要冷笑——十岁。我妈比南阳大了整整十岁。她究竟是在找对象还是找儿子？！

我把南阳的专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面看我一面愤怒地想，如果我直接跑到齐鲁国际的楼下去跟南阳对峙，我妈会怎么办？

她会把我的狗腿打断。

直捣黄龙显然并不可行，我只好另辟蹊径。眼睛扫到专访末尾处的一组问答：“南先生如今的恋爱状态可是单身，那么请问在A市是否有您喜欢或感兴趣的人？”

“有。（笑）我有一个读大学的堂弟，受他爸爸之托，我们正在‘同居’。”

堂弟。

专访内关于这个堂弟的信息只有这么寥寥一句，我却像是中了头彩，激动得差一点失手摔了杯子。

网络何其广大，找到一个家有堂哥的男孩并非易事，但假如他有一个比较稀奇的姓，那就方便多了。

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搜索出了南烛。

南烛，二十一岁，就读于C大的邻校T大，人很帅，眉眼漂亮，五官立体，左耳戴一枚耳钉，特别像漫画里的男主。

南烛？男主？啊，这名字取得……

我盯着他的照片看了一会儿，照片上的他笑容璀璨，耀眼如星，怀里抱着一只灰色的垂耳兔。我关掉网页，兴奋地想：太棒了！古龙先生不是说吗，爱养宠物的男生心地通常不会太差，我明天就去见见他！

却没有想到，我不去就山，山却来就我了。

第二天课间休息，齐美丽拖我去买零食，两个人刚刚下楼走到广场，迎面走来了一大群穿着篮球球衣的男生，齐美丽顿时就走不动路了。

我顺势看过去一眼，只一眼脚步就是一顿。

走在人群最前面的男生很帅，个子也鹤立鸡群似的高，他的眉眼邪气而又漂亮，左耳一枚耳钉，那张脸任谁都过目难忘。

“南烛！”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冲进了脑子，撒开齐美丽的手就往前冲，嘴里更是大声喊出了他的名字。

一阵风似的冲到了男生们面前，我仍旧是目不斜视，一双眼只盯紧了南烛：“你就是T大的南烛？”

南烛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似的扬起了漂亮的眉，邪邪一笑：“是。”

“是你就好。”我抓住他的胳膊就往前走，“我找你有事。”

一步，两步，三步，身后明明一大群人，却诡异的万籁俱寂。

几秒之后，齐美丽率先尖叫：“我去！真猛啊你——”

男生们也从雷劈状态当中回神，口哨与起哄声四起。

“我说，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男生的嗓音悦耳而又戏谑，我回过神，刹住脚，这才意识到已经拽着南烛走了好远的路。

环顾四周，这里是学校最负盛名的约会圣地，为免别人误会我决定速战速决：“贸然把你拉到这儿真是不好意思……”

南烛笑了笑，不置可否：“什么事？”

我说了一遍我的名字。

南烛愣了愣，那张漂亮的脸上写满了疑惑，我叹了一口气果然，果然杜明华没跟南家人提过我：“我妈和你哥——”

话还没说完，南烛就长长地“哦”了一声，拖长了尾音儿，嘴角漾起了笑，他的眼神瞬间从刚才的冷淡疏离变成了兴味盎然：“是你……”

我一窘，脸颊都有些烫，赶紧低下头快速说：“这件事你怎么看？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他“哧”的一声就笑了。

我抬头，正看到他扬起了一边的眉毛，笑容漂亮又痞气，他耸耸肩：“我从不干涉我哥的事。”

……果然。

我失望地顿时垮了一张脸，南烛头一偏，莫名就笑得愈发灿烂：“怎么，莫非你没看上我哥？”

我刚张张嘴，想说话，身后传来齐美丽咋咋呼呼的声音：“他们在那儿！”

一大帮男孩子阴阳怪气地吹起了口哨。

旁观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尾随，再加上明显被那么多人误会，南烛笑着朝那边骂了一句。

擦肩而过时，他抬手，十分轻佻地拍了拍我的肩：“想开点。”顿了顿，笑，“顺便，我对你挺满意呢小侄女。”

我：“……”

0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处于萎靡状态。

不是没有想过再去T大找南烛谈一谈的，可再一想，谈什么？他都已经明确表态从不干涉堂哥的事了，难道我要强人所难地求他帮我不让杜明华改嫁？

越想越是心烦，三天，还有三天杜明华就要和南阳领证了……

我心烦意乱地闭上了眼，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张儒雅而又慈爱的脸，那张脸明明苍白虚弱得可怕，却不厌其烦地说着：“一一，爸爸离开后，你要照顾好妈妈……”

我心口一窒，猛地睁开了眼。

不行，不行，她不可以嫁他。

七月的A市正值雨季。

南烛终于从T大校篮球馆里出来，我已经在外面等了三个小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暮色四合，雨雾迷离，场馆前来往的学生并不算多，路灯下的我也就格外引人注目——特别像是一只落汤鸡……

南烛一出场馆，抬眼瞧见了，他的脚步猛地一顿，指尖正转着玩儿的篮球差一点就掉了地。他看见我像是看见了鬼，我却是十万分的欢喜，白着一张女鬼似的脸就迎了上去。

“嘿，你打完球啦？”

南烛斜眼看我，漂亮的桃花眼里毫不掩饰地写着“怎么又是你”。

是我我就是我，我就是可爱的小傅一！我探头朝他身后看了看，这回没跟着那群八卦的小伙伴们，我立刻就眉开眼笑了：“你还没吃饭吧？我们——”

“我还有事。”

嫌弃我？没关系，幸好我早有准备：“你是要去上行政课吧？我跟你一起。”

南烛猛地抬起了头：“你调查我？”眼神充满了警惕。

“嗯！”我笑咪咪地点头，丝毫没有偷查别人被识破的羞耻，“很快就要成一家人了嘛，我想多了解了解你。”

南烛的嘴角一抽，漂亮的眉毛紧紧蹙起：“你不是不同意他们的事？”

“同意，干吗要不同意？”我笑咪咪地挽住他的胳膊，“我做梦都想有一个小叔叔呢！”

南烛：“……”

那一晚，我把南烛烦得要死。他做什么我做什么，他去哪里我去哪里，行政课上，我跟他并排而坐，众目睽睽，我像个狗皮膏药似的贴紧了南烛，生怕大家不误会我跟他的关系。

——南烛说得很对，我查过他了，所以我知道，他是T大颜值爆表的风流校草，一双桃花眼害人无数，但他只喜欢祸害美女。

简而言之，他的历任女朋友都美得人神共愤，他最烦的就是被我这种长相一般的女生纠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大男子主义意识很重，最讨厌被女生倒追。

这不才贴了一会儿，南烛就忍无可忍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跟你变亲近啊！”

“你妈跟我哥结婚是他们的事，你跟我亲近个屁！”

“这么说就不对了，你那天不是说对我这个小侄女挺满意的？”

南烛噎了一下，然后恼羞成怒：“我那是瞎了眼，竟然调戏你！”

我学着他那天的样子耸了耸肩：“真是不好意思，你调戏扛不住我真啊！”

南烛的嘴张了张，合上，大约是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不要脸的，他没话说了。

我就这样烦了南烛整整两天，烦到他都警告我再骚扰他他就叫学校保安了，我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女流氓样儿：“你叫啊，怕你我不叫傅一。”

开玩笑，我一没违纪二不犯法，保安还能把我抓走吗？

“……”南烛彻底告败。

就这样，赶在杜明华和南阳领证的前一天，我和南烛结成了同盟。同盟自然有约法三章。

T大情调十分小资的冷饮店里，南烛面无表情地对我宣布：“第一，不准再来我的学校找我；第二，不准再骚扰我；第三，不管他

们成没成，都别把我当你叔。”

切，就你这花心大萝卜，当我稀罕啊！

我在心里默默呸了他十遍，面上倒是不露痕迹，我咬着奶茶吸管点了点头：“想好怎么帮我啦？”

他哼：“我是帮我自个儿。”

也对。南烛虽然为人风流，但是并不傻，他当然明白我之前之所以缠着他，是为了求他帮我把杜明华的婚事搅黄了，而如今他之所以会答应我，也只是为了摆脱我罢了。

抬头看了看窗外，天色不早了，我推开椅子站起身：“谢谢你的奶茶。”

南烛阴沉着一张俊脸坐着，摆明了懒得理我。

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走了两步，想起一件事，转过头问：“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

他掀起眼睑凉凉瞟过来一眼，我立马改口：“爷，爷，我错了。”从背带裤兜里摸出一张纸，写上一串数字，双双合十递给他，“这是小的的号码，有事联系我。”

我万万没想到，南烛联系我，竟然是让我帮他写情书。

“凭什么啊！”我抗议。

“你也可以不写。”电话那头的他嗓音好听又可恶。

是威胁！绝对是威胁！谁说养宠物的男生心地不会太差？！差透了好吗！无奈我还有求于他，只能强压怒火：“什么时候要？”

“十点之前。”

“十点之前爷要考试啊！”

“哦。”他虚情假意地笑了笑，“那么我先挂了。”

“别别别——”

冷静下来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定在十点之前了——杜明华和南阳要在十点钟去领证。南烛这小子，临了还不忘阴我一把，是报复我之前的死皮赖脸吗……

吸气，呼气，再吸气，我默默地在心底念了五遍小不忍则乱大

南心 不负

010 谋，然后忍辱负重地说：“我写！”

然后就是考场上写情书，再接着就是被抓，当众把纸条吃进肚子，最后被南烛那个浑蛋笑话……

往事不堪回首，我又盯着那句“是有求于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乖乖地扯出一张纸憋情书。

我咬牙切齿地把情书写了，再用手机打出来，发送到了南烛提前给我的邮箱里。没过多久，“叮”的一声，一条新的短信进来了。

我点开看，是两张图片。

一张是户口本和护照的外封照片，一张是户口本和护照的内页，毫无疑问，是南阳的。糟糕的心情顿时明媚了些，哼，算他小子说话算话。

讲台上的老师要布置随堂作业了，我收了手机，正准备听，又一条新的短信进来了。

“偷个户口本而已，比求我简单多了，为什么你不偷你妈的？”

笑容凝固在嘴边，我盯着手机看了良久，没再理他。

午休时分，老严把我叫到了训导主任办公室。

托这个时间点的福，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放眼望去，除了老严和几盆摆在窗台上的绿植，再没有其他生物。

我暗暗地松了口气。

老严翻着手里的几张纸：“学校最近严抓校风校纪，尤其对考场舞弊格外注意，你啊，可真是撞枪口了。”

我苦着一张脸说：“老师，我真的没有作弊……”

老严瞥了我一眼，翻来覆去的还是那句：“没作弊你干吗吃纸条啊？”

我脑子一热，脱口就说：“我饿。”

“噤。”

远远地传来了一声低笑，我皱眉，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老严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你给我严肃点儿，傅一！”

训斥声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响着，衬托得四周更静了，再加上老严又是一脸愤怒，好像根本没听到那声笑，我确定自己是幻听了。

“……哦。”

老严哼了声：“我对作弊一向都是绝不姑息的，为什么对你这么特殊，原因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三年前C大开学，我妈难得发善心开车送我来报到，没想到竟遇到了老严，他们是大学同学。

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我妈那天对老严说的话：“这是傅一，以后您多关照。”

——自己的女儿自己从来不管，却好意思开口让别人关照，想想也真是可笑。

想到我妈，我的心情真的是差得爆，也懒得跟老严打太极了，索性开诚布公地说：“纸条是被我吃了没错，但上面写的不是答案。”

“那是什么？”

“是……告白信。”

老严呆住了。

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瞒的了，索性破罐子破摔：“我的成绩很差，作弊意义不大，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抄。我是个女生，写情书又被抓住，当然会觉得尴尬，这才把纸条吃了。”

我的语气平铺直叙，一丁点儿的感情都不带，听得老严一愣一愣的。办公室里很静，隔着一张长长的紫檀木办公桌，老严一脸复杂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气氛诡异得……简直可以拍悬疑片了。

一片静寂当中，我听到人问：“给谁的？”

我愣，那道声音轻笑：“情书。”